

◆记录

记一次合唱比赛

洞口县思源实验学校七年级83班 尹梓桓

老师带着同学们走了出来,师生们眉头紧锁,庄严肃穆。他们要去干什么呢?

自习课上,同学们正写着作业。突然,我们的音乐老师走了进来。

“出去!”
这时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。

“下个星期学校举行合唱比赛!”音乐老师扯了扯喉咙,尽量盖住同学们的声音,“我们去练习!”

来到了大操场,这儿骄阳似火,毒辣的阳光恶狠狠地照射在同学身上,大家伙汗流浹背。音乐老师让同学们来唱一次试试。开唱了,每一句歌词大家都是各唱各的。班长卖力地用嘶哑的喉咙歌唱,面部肌肉紧绷,一些同学喊着、叫着,那声音可谓“惊天动地,泣鬼神”,还有一些同学低着头偶尔发出比针掉在地上还小的声音。大家各唱各的,仿佛只有自己才是舞台的主角。旁边的音乐老师也只是摇了摇头,叹了口气。同学们也意识到自己唱得不好,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——团团转。

“安静!”音乐老师扯了扯喉咙,“你们知道你们为什

么唱不好吗?是因为你们没有集体意识,没有合作精神。一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,有限的;而集体的力量却是强大的,无限的。”

音乐老师拍了拍我们的肩膀:“加油!团结合作你们就会是最棒的!”

大家听了老师的话,点了点头,在音乐老师的指挥下手牵着手,张着嘴。优美的歌声如一泓清泉缓缓流了出来,流到人的心里,这声音是蓝色的,整齐,优美。中途偶尔有几个人快了或慢了,他们便不慌不忙地加快或减慢一点。整个集体,没有人降低声音,偷工减料;也没有人扩大声音,故意捣乱。这歌声不快不慢,不大不小,刚刚好。老师微微点动自己的头,谁都没有想到原来凌乱不堪的歌声只因合作变得如此整齐、优美、悦耳。

歌唱比赛到来了。赛场上,我们班同学手牵手,亮开了喉咙。大家神情专注,嘴角留着一抹微笑。周围,只有我们的歌声,有时如大海波涛汹涌,有时如小溪潺潺流淌……

评委一致打出了十分。如愿以偿,我们班捧到了冠军奖杯。

(指导老师:龙春梅)

◆观察

爱哭的妹妹

洞口县思源实验学校七年级83班 王鸣雪

“哇——”一阵哭声传入我们的耳中。是谁发出来的呢?哦,原来是我那活泼可爱而又爱哭的妹妹呀!

妹妹留着一头乌黑的学生头,显得她皮肤像雪一样白。至于为什么说她爱哭呢,来看看你就知道了。

有一次,妹妹正在睡觉,妈妈让爸爸在家守着妹妹,想带我去买些衣服。谁知,妈妈还没跟爸爸说完,妹妹就已经醒了,他们的对话妹妹也听到了。不一会儿,妹妹就坐在了地上,“哇——”扯着嗓子大声哭了起来。当时,我就在心里想:这么点小事也要哭?我刚想跟妹妹说一下,可没想到,她哭得更厉害了,脸红得像苹果似的。过了一会儿,妹妹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地从眼睛里流下来,让人忍不住心疼她。我们实在没办法,只好跟她说:“好吧,好吧,带你一起去。”妹妹听到这句话,眼泪瞬间就止住了。“嗖”的一下,就从地上跳了起来,像只猴子一样高兴地围着客厅跑了一圈。

还有一次,我和妹妹正在玩捉迷藏,轮到妹妹来找我,我早早地就藏好了。过了好久,妹妹还没找到我。我偷偷地看了一眼妹妹,她正朝我的方向跑来,一不小心就撞到了墙上。随即,我的耳边传来了妹妹“哇哇”的哭声。我下意识地跑出去哄她。



没想到她看到我瞬间就不哭了,一把抱住我说:“哈哈,姐姐我抓到你了,厉害吗?”好狡猾的妹妹哟。

记得还有一天,我们正一起坐在家吃饭,妹妹对妈妈说:“妈妈,我想看电视,不想吃饭了。”妈妈一脸严肃地对妹妹说:“不行,必须把饭吃完,才能去看电视。”妹妹又奶声奶气地对妈妈说:“不嘛不嘛,我就要看电视,我就要看电视。”然后,她又大声哭了起来,哭得眼睛都肿了,脸也红了,我们还是没有理会她。她看到我们都无动于衷,就只好停止了哭泣,乖乖地把饭吃完了。然后委屈地跟妈妈说:“妈妈,我吃完饭了,现在可以去看电视了吗?”“去吧,去吧。”妈妈说。然后,妹妹就哼着一首小曲儿高高兴兴地去看电视了。

我这个妹妹可真是爱哭!她把哭当做自己的法宝了。唉,有一个这样的妹妹,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!

(指导老师:向辉 李亮)

◆心声

妈妈,有你真好

隆回县第二中学初二176班 杨巧玲

头怎么不敲门啊?冻不冻啊?”一大堆的唠叨如洪水般袭来,我仿佛又是那个抢着和妈妈一起睡觉的孩子,心里顿时有了一股暖意。

妈妈把我招呼到床上,让我先在被窝里暖暖。我一只手摸着那张试卷,僵硬了。

“妈……”

“你是不是饿了?妈就知道

你想吃妈做的猪血丸子了,妈给你端来,等着哈!”妈妈又开始啰嗦了。手里的试卷更让我心生愧疚,我仍是没有勇气让妈妈看见这分数。望着床头柜上的照片,出了神,妈妈年轻的时候可真高挑,可真漂亮。想着想着,应是身心疲倦,沉沉地睡了过去,不牵挂地睡了过去。

一觉醒来,全身都是暖和

的,隐隐约约地感觉有人抱着我的脚。

“妈。”我试探性地喊了一声。

“孩子,醒了,饿了吗?”确实,声音的来源在床的另一头。我沉默了一会儿,空气宁静了,鼻头变红了,声音也变得哽咽起来。

“嗯!妈,我想吃猪血丸子。”

妈妈起身端来了菜,冒着热气呢!吃着吃着,瞧见妈妈的手、妈妈的背、妈妈的头发,妈妈不再是我印象中那坚强、能保护我的妈妈了。妈妈坐着,拿出我意想不到的东西——试卷:“孩子,别哭了,妈妈知道你尽力了,剩下的事,妈妈能行。”妈妈似乎又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了。

(指导老师:刘剑)



兰(剪纸) 马丽娅

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人过来了,但不是父亲,后面这个也不是。我抬头望着天空,习惯性躲避路人打量的眼光。父亲回来了,不过是两手空空。我觉得肯定是有我的快递的,只是父亲没有找到。

我们把东西提上了楼,我在确定了快递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后,询问了快递员。快递员很肯定地回复了我,他送到了,他甚至向我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和放它的位置。我又下楼,重新一个一个地查看了所有的快递。没有,没有我的,仿佛我根本就下过单买任何东西。前台的阿姨告诉我,这么多快递,顺手牵羊的人多了去了。一块五一个的口罩,二十个不过才三十块钱。它对我而言并不贵重,但我从来没想过有人会偷偷拿走它。

今天,我丢的仅仅只是一个快递——二十个口罩,我可以花钱重新再买。那个顺手牵羊的人,你丢的又是什么呢?



了吗?”
我像风似的坐在书包上说:“飞呀!飞呀!快飞呀!”

又一个耳光落在了我的脸上,那个声音是我妈妈的,她说:“书包怎么会带你飞呢?拿钱,去坐车上。”

“哦!”我拿着钱,垂头丧气地去上学去了。

原来,这一切都是梦。

(指导老师:蒋燕)

◆感悟

脚在路上

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希望文学社 肖邹林

《红楼梦》中有这样一说:“了”即是“好”。想来好理解,与结束就是新起点异曲同工嘛!然而当“了”真正临头,有些人“好”,有些人就真“了结”了。

我是一名定向委培师范生,而且是即将履行五年返乡教书合同的毕业生。由于疫情,开学即毕业,心里的“郁”越发“结”得重了。

在多数人眼中,我的一生安稳,已经有了对于女孩子来说最好的归宿;而在我眼中,仿佛已经看到了尽头。不过“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”这句话我仍是举双手赞成的。自接到开学通知起,我不停地问自己:我真的就要结束我的学生生涯了吗?我这一辈子从我十九岁就开始定格,开始周而复始去做同一件事,无限循环吗?

我也常这样回答自己:我即将成为小学生心中无所不能的老师,我将用我的全部力量送出更多农村小孩,我要在教师界闯

出一片自己的蓝天……不知为何,这样的回答并未燃得我热血沸腾,反有泰山压顶之感,因为这些苍白的回答,在我看来没有任何的知识与实力作为土壤。但是我又能如何?深造还是回乡?

我偏向深造,自幼便嚷嚷着以后要变成研究生,幼时的初心面对现实不堪一击。然而,梦想并未破碎。

“不忘初心,砥砺前行。”辅导员的训话,一语惊醒梦中人。是呀!五年前我只是一个没有判断能力、一无所知的小女孩,现在我是胸有志却腹中无墨的毕业生,五年后我仍在青春年少时。谁知道五年后的我还是不是小学教师呢?十年后的我会不会研究生毕业,再重返讲台,这是说不定的事情。我的梦,没碎,只是我已经向它走了一小步,走完这一小步,应当美好地开始下一步了。

我的路,在自己脚下,不论沿途的风多响,雨多大,都要追着透过叶子的阳光不停地跑。

◆思考

你丢的是什么

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希望文学社 羊英

临近开学了,我不得不从乡下回城。感觉日子简直是跳动的电表,步履匆匆。

坐在车上,依依不舍地与老家告别。看不见三五成群的鸡了,也看不见邻居家的大黑狗了……路旁的枇杷树硕果累累,似乎没有哪一年结这么多。当然,我也没有哪一年能在乡下待这么久。

趟过冰凉的河水,摘过酸甜的果子,想想一个半月后的暑假,感觉不满全被抛到了车子后面。在冷空气和晕车的共同作用下,我变得迷迷糊糊,但心里仍默念着一定要记得拿口罩。

多时没有享受领快递所带来的独有的

兴奋感了,假期的其他快递全都堆积在学校的快递站。被挤压、被碰撞,然后还迟迟不能与我见面。我还不得不一次次为自己不能领快递而备感抱歉,但现在情况不同了。这个快递就放在我家楼下的店子里,我马上就可以拆开它了。

从乡下回城要三四十分钟,我也想了三四十分钟。车和平常一样开得很慢,我闭着眼睛。但我的心跳告诉我,一路上车子并没有开开停停。车开到小区门口,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,他要我把东西拿上去再来拿快递。后来,我站在楼梯口守着东西,父亲帮我去拿快递。

◆想象

书包奇遇记

双清区铁砂岭学校77班 刘馨蔓

“我们走吧。”

“书包,你确定你会走!”

“我不仅会走,我还会飞呢。”

我半信半疑地坐在书包上,书包“呼”的一下飞走了。我的头撞到了门框,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,天上满是云,往下一望,是学校。书包忽然向下猛冲,好刺激!我又看了看表,只有两分钟了。书包忽然立在了地上。我一急,问:“书包,你怎么不走了呢?要上课了。”

“别急。”书包说。

“这怎么能不急呢?”

“你急啥?”

“要上课了,只有一分钟了,我能不急吗?”

“瞬移、瞬移,将我和刘馨蔓,瞬移到教室的座位上。”书包小声地念着咒语。

忽然,我的屁股已经坐到了凳子上,手也已经趴在了桌子上。我高兴地对书包说:“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。”

一个耳光落在了我的脸上,火辣辣的痛,一个声音传入了我的耳里:“刘馨蔓,七点半了,你还不起,上课啦。”

“什么,我不是已经在学校